**大卫·A·德席尔瓦博士，希伯来书，第 3 节，
希伯来书 2： 5-18：儿子
的希望和帮助**© 2024 大卫·德席尔瓦和泰德·希尔德布兰特

在前面的介绍中，我们研究了希伯来书的第一个主要论证部分，即第 1 章第 1 节至第 2 章第 4 节，我们发现这些部分基于一个潜在的三段论而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作者用对圣子耶稣的赞美肯定和总体论证中的较小步骤对这个三段论进行了显著的修饰。希伯来书第二章的其余部分继续发展第一章中引入的强有力的基督论主题。

然而，它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强调听从圣子所说的话的严肃性，也是为了给听众提供牧养的安慰和希望，由于他们迄今为止对圣子的反应，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失去了荣誉和地位。这部分的核心是作者对诗篇第 8 篇第 4 至 6 节的基督论解读，其中他确立了耶稣通过苦难走向荣耀的道路是许多儿女如果希望到达上帝指定的命运就应该走的路。作者继续写本章的剩余部分，然后反思耶稣只有在受难之后才能到达荣耀是否合适。

因为人类的困境是要面对死亡的恐惧，需要解放来面对考验和考验，所以上帝在祂的先见之明中，预先安排了圣子作为人类的先驱，带领祂在人类之前经历苦难，走向荣耀。这样，听众就可以确信，他们目前不愉快的经历实际上并不是远离上帝的标志，而是他们正处于上帝所知道的境地，因为他们追随圣子的脚步，走上荣耀之路。在希伯来书 2 章 5 至 9 节中，作者介绍了诗篇 8 中的文字，他将用以下文字来解释，因为上帝并没有将我们所说的未来世界交给天使。

作者用“为”这个词引出了接下来的内容，作为第 2 章第 1 至 4 节的理论基础，继续支持在生活中给予圣子话语应有的关注的呼吁。我们已经注意到，这里即将到来的世界是神圣的境界，虽然它现在对上帝和居住在其中的灵性存在来说已经存在，但人类还无法进入，因此，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它是一个即将到来的境界。当物质的天地震动和消失时，这个境界就会出现。

作者在此的观点是，通过将这个即将到来的世界置于圣子的权威之下，上帝已将谁将进入这个世界的权威交给了圣子，因此，一个人对圣子的持续回应决定了他在即将到来的王国中的地位。我们会像诗篇 110 篇的引文所承诺的那样，将圣子视为敌人，并被他踩在脚下吗？还是我们会将圣子视为众多的儿女，他们拥抱并被圣子拥抱，被欢迎进入这个王国？作者现在继续引用诗篇文本本身。有人在某个地方作证说，人算什么，你们竟顾念他？人子算什么，你们竟眷顾他？你们把他造得比天使微小一点或稍小。

你已赐他荣耀和尊贵为冠冕。你已将万物置于他的脚下。在最初的语境中，诗篇 8 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对人类在上帝创造中地位的颂扬。

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人之子算什么，你竟应眷顾他。这些话传统上被理解为对所有凡人的泛指。希伯来书的作者跳过了原文诗篇中的这些经文中的一行，这可能很重要。你已将你手所造的交托给他，这显然是指人类在创造中的地位，这让人回想起《创世纪》第 1 章和第 2 章，以及人类照管上帝所创造的世界的使命。

希伯来书的作者无疑知道诗篇第 8 篇的传统解读，但他却引入了对这段经文的基督论解读。人子这个短语是经常与耶稣和福音传统联系在一起的称号，这成为作者将这段经文应用于圣子耶稣的切入点。现代译本致力于在涉及人类时使用中性语言，通常会通过将人子这个短语更广泛地翻译为凡人并在随后的经文中从他转移到他们来掩盖这一点。

这对于将诗篇翻译为符合其对人类的传统应用而言完全合理，但它完全掩盖了希伯来书作者在诗篇文本中抓住的使他的解释奏效的东西，即人子的确切语言，这也是耶稣在马可福音、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中最喜欢的称呼自己的方式。这样，它就引入了诗篇文本与作者对该文本的解释之间的距离，而这种距离在希腊语中并不存在。七十士译本的诗篇有一个特殊的转折，使其更容易应用于耶稣。

在希伯来书中，上帝将人类置于比天使低一点的地位，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在创造的阶梯上，人类比天使低一点。当将那个表示空间度量的希伯来语单词翻译成希腊语时，它就变得模棱两可了。

它可以是空间上的，也可以是时间上的，可以是低一点，也可以是暂时低一点。希伯来书的传道者利用了第二种可能性，即对诗篇进行化身解读，然后关注耶稣历程中的连续事件。圣子的化身涉及暂时接受低于天使的地位。

但在那之后，圣子得到了荣耀。你赐予他荣耀和尊贵。这荣耀是在圣子的死亡和升天之后，回到神圣的领域，坐在上帝的右手边。

这个故事的最后一步，你已经将万物都服在他的脚下，尚未实现，正如希伯来书的作者本人在第 2 章第 9 节中承认的那样。我们还没有看到万物都服在他脚下。这首诗篇与诗篇 110 篇第 1 节之间存在联系，后者在讲道的前面被背诵过：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作你的脚凳。在这首诗篇中，你已经将万物都服在他的脚下。

因此，这再次成为作者从基督论角度阅读文本的连接点。作者在第 9 节继续将这首诗的语言具体应用于耶稣。我们还没有看到一切都服从于他，但我们确实看到了那位暂时服从天使的人，耶稣，他因受死的痛苦而被冠以荣耀和尊贵，以便他能因上帝的恩典，代表所有人尝到死亡的滋味。

在这种解读中，作者将诗篇文本完全融入了耶稣的生活和听众迄今为止对耶稣故事的体验中。但他现在在这个解释中引入了一个额外的部分，即这个人子代表所有人而死，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造福他人的行为，本身就是上帝恩惠的表现。这是一种自我奉献的行为，给听众，即接受者带来了义务。

现在，在所有这些中，作者还没有到达诗篇的要点。人类如何才能获得荣耀和尊贵？这将是下一节的主题，我们将进一步探究作者在希伯来书 2 章 10 节中对这首诗篇的阐述。在作者介绍了以基督为中心的诗篇 8 章的解读之后，作者开始解释为什么受苦的弥赛亚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

我们读到，因为那位万物本是本于他的，万物本是本于他的，要领众多的儿女进荣耀里去，使那救他们的领袖，因受苦难得以完全，原是合宜的。在这里的开篇，因为合宜，我们看到作者明确地将这节经文作为前面内容的理由，即耶稣必须首先忍受成为人的羞辱，然后在十字架上受死，才能得到荣耀和高举。什么是合宜的？作者在这里说，合宜的是，通过苦难使基督，这位拯救之路的创始者或领袖得以完全。

希伯来书中的“完美”是什么意思一直是许多论文的主题。在这里，我只想说，希伯来书中完美的语言主要与将某事带到它注定的发展过程的终点有关。这可以应用于许多不同的语境中。

孩子长大成人后，其自身就变得完美了。人类成熟后，其自身就完全成熟了。在古代神秘宗教中，入会者在完成入会仪式后，就变得完美了。

在旧约七十士译本的出埃及记 29 章中，祭司在完成任命仪式后就变得完美了。在这种情况下，耶稣之所以完美，不是因为他身上某些明显的缺陷终于得到了弥补，而是因为他被带到了上帝驱使或带领他走向的终点。这可能应该被解读为基督荣耀地重返天国，基督回到上帝面前的永恒领域，在那里成为上帝与全人类之间的大祭司和调解人。

为什么让基督通过苦难达到普世大祭司的崇高地位是恰当的呢？可能是因为在作者的心目中，苦难是众子众女到达荣耀的途径。因此，在神的预见中，神也通过苦难，把众子众女的先锋，众子众女得救的开路人，带到了旅程的终点。众子众女还有许多好处尚未享受，作者在这里特别着重于进入耶稣已经进入的荣耀，即天上的荣耀，即神永久的居所。

作者似乎在暗示，诗篇第 8 篇的一般意义，即关于将属于人类的荣耀的陈述，诗篇第 8 篇的一般意义实现的方式是通过圣子耶稣、先驱者耶稣来实现的，而礼拜仪式的预言现在已在他身上实现。Doxa（荣耀）是诗篇文本和希伯来书 2 章第 7 至 9 节中诗篇文本朗诵中的关键词。这个词与作者听众的牧养需求相符，因为荣誉、doxa 或timeh正是他们加入基督教运动后在这个世界上失去的东西。因此，作者向他们保证，他们的命运不是继续生活在耻辱或羞辱之中，就像他们目前在邻居不支持的阴影下生活一样，而是他们的命运是分享高贵的儿子所享有的荣耀。

作者将圣子的荣耀与众多跟随耶稣开创的道路的儿女将要得到的荣耀联系起来，现在着重论述圣子与众多儿女的团结，他巧妙地运用了旧约经文。正如我们在希伯来书 2 章 11 至 13 节中读到的，因为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

在会中我要赞美你。再一次，我要对他充满信心。再一次，看哪，我在这里，还有上帝赐给我的孩子们。

因此，在这一系列圣经引文中，作者将诗篇第 22 篇和以赛亚书中的话语放在圣子的嘴边，以提供耶稣与众多儿子和女儿持续团结一致的圣经证据。当他说圣化者和被圣化者都来自一个，可能意味着都来自一个源头时，作者与斯多葛学派关于人类普遍兄弟情谊的论述产生了共鸣。例如，活跃于公元一世纪上半叶的罗马哲学家塞内加写道，我们都来自同一个源头，有着相同的起源。

天堂是我们所有人的父母。此外，保罗在使徒行传第 17 章中在亚略巴古发表的演讲中引用了一位名叫阿拉图斯的斯多葛哲学家的话。我们都是他的后代。

我们都是上帝的子民。但希伯来书的重点并不是所有人的团结。相反，重点是高贵的儿子与许多地位较低的儿子和女儿之间的团结，这些儿子和女儿尚未享受到这种纽带所固有的尊重。

听众如何知道他们享受与高贵之子的这种联系？作者为此提供了证据，他并不羞于称他们为兄弟姐妹。作者的这一主张得到了三段权威文本的支持，这些文本被呈现为圣子拥有他的姐妹和兄弟的方式。其中第一段，我要在会众中向我的兄弟姐妹宣布你的名字，我要赞美你，取自诗篇 22，这是一首在早期教会中以弥赛亚读经而闻名的诗篇的结尾。

这是诗篇的开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从耶稣在十字架上背诵这首诗篇的开篇诗句的早期创作开始，早期教会就接触到了以弥赛亚、以基督为中心的诗篇解读。这是作者在以下步骤中采取的引人注目的释经学举措，他将旧约文本放在耶稣的嘴边，作为解释这些文本的适当框架。当他转到以下引文时，他将原本是单个连续的文本（以赛亚书 8 章 17 和 18 节）分成两个不同的引文。

这样，他就能赋予每半部与以赛亚书中略有不同的含义。例如，在以赛亚书中，“我将对他充满信心”这句话表达了先知对上帝的信心。然而，在这里，作者引导我们将其理解为儿子对他称之为兄弟姐妹的每个人的信心表达，因为这是希伯来书2:11 至 13中所有三段经文的标题。

以赛亚书的下一段引文“看哪，我在这里，神所给我的儿女”原本是先知对自己儿女的宣告，现在的上下文中包括玛哈沙拉尔哈实巴斯，先知称其为耶路撒冷居民的征兆和预兆。希伯来书的作者现在将其视为儿子亲口说出的神谕，进一步证明了儿子愿意公开认同和承认与众多儿女团结一致。传教士在这里谈论的是他的听众所拥有的荣誉，尽管他们的邻居目前并不承认这一点，反而试图让他们感到羞耻。

希伯来书 1:1 至 2:9 中大量描写耶稣儿子被高举的场景，他对信徒十分尊重，因此他认为与他们亲密相处不会令他蒙羞。从这个意义上讲，听众们更应该认为与耶稣交往是一件可耻的事。如果他愿意如此信任他们，他们又怎么会背叛这种信任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强调耶稣为他的追随者赢得的好处之一就是摆脱了对死亡的恐惧。

他在第 2 章第 14 和 15 节中表达了这一点。从那时起，孩子们就有了血肉之躯；他自己也完全有血肉之躯，以便通过死亡，他可以摧毁拥有死亡权力的魔鬼，并释放那些一生因死亡恐惧而沦为奴隶的人。在这段话中，作者继续强调儿子与众多儿子和女儿的团结，他们现在都分享了血肉之躯的脆弱，作者提出了一个哲学话题，即圣人或英雄如何将他或她的追随者从对死亡的恐惧及其对人类在困难面前对美德和勇气的承诺的削弱影响中解放出来。

早期斯多葛派哲学家爱比克泰德（Epictetus）实际上是《希伯来书》作者的同代人，他写道，例如，死亡并不可怕，否则苏格拉底就会害怕它。苏格拉底因接受雅典议会为他指定的一杯毒芹而无畏地面对死亡，人们记住了他。苏格拉底在这些哲学家眼中是一位英雄，他教导说，死亡以及我们可能遇到的每一种死亡都是有节制的圣人可以忍受的，因此，死亡不会不必要地破坏他们做正确事情的承诺。

塞涅卡在他的道德书信中更详细地阐述了这一点。苏格拉底在监狱中拒绝逃跑，尽管有人给了他逃跑的机会，以便他能将人类从两种最痛苦的事情的恐惧中解放出来：死亡和监禁。希伯来书的作者认为耶稣为他的追随者完成了同样的事情，甚至规模更大。

他将圣人无畏地面对死亡这一哲学主题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末世论世界观结合起来，即上帝之子与撒旦（上帝和人类的宇宙敌人）之间的宇宙战争。耶稣之死既是俘虏的解放，也是对他们精神俘虏的胜利。摆脱对死亡的恐惧意味着摆脱任何外部胁迫。

这应该挑战听众，让他们把他们的挑战和处境视为他们在道德上有能力应对的事情。他们不需要因为遇到的这些死亡的阴影（如羞辱、责备和财产损失）而放弃对耶稣的忠诚。耶稣解放他们的这一宣言是忠诚和感激的另一个原因，它也应该防止叛逃，并鼓励这些听众重新投入到他们对耶稣的服务中，并促进对耶稣的荣誉。

作者在第二章的最后几节中继续谈到耶稣帮助众儿女的资格。他写道，因为他并不是帮助天使，乃是帮助亚伯拉罕的后裔。因此，他凡事必须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赎罪祭。他自己被试探，既然受了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

在这段经文中，我们发现作者对以赛亚书第 41 章中的一些句子进行了扩展的重新语境化，其中先知说，亚伯拉罕的后裔，我所爱的，我所抓住的，我是你的神，帮助你的。抓住凡人并实现他们的拯救，迫使圣子成为他试图拯救和帮助的人。这又回到了之前的话题，即为什么圣子只有通过受苦才能进入荣耀。

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上帝才能使耶稣成为上帝恩惠的最有效、最敏锐的助手和代理人。这段经文引入了archireus一词，即大祭司，它成为一个主要类别，传教士将在这个类别下研究耶稣过去和现在为众多儿子和女儿所做的工作。古代世界的祭司是神与人之间的桥梁建造者。

事实上，拉丁语中牧师的单词 pontifex 的字面意思是桥梁建造者。希伯来书中经常使用“调解人”一词来描述耶稣的角色，这再次反映了人们对牧师重要性的认识，牧师是将这个领域的人类与另一个无法接近的领域的神联系起来的人。这是一种中介形式。

在古代，庇护人可以给予他人的宝贵礼物之一是与庇护人的其他朋友或高级庇护人接触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庇护人并不是在给予真正的帮助，而是在向他求助的人与更强大的资源（能够提供帮助的更强大的庇护人）之间建立联系。这种关系巩固了古代将牧师视为经纪人、调解人和桥梁建造者的思想。

作者在此详述了儿子的苦难，认为这是他成为慈善家的先决条件。他自己的经历，他自己与考验和考验的斗争，使他能够帮助许多遭受诱惑的孩子。他自己在考验和磨难中走得比任何收信人都要远。

因此，他们永远不会发现自己身处一个耶稣不同情他们困境的地方，不会从个人经历中了解他们的需求所带来的不适。传教士希望听众在听完布道后，不会忘记耶稣所承受的一切都是为了我，因此，他们会对这位伟大的恩人重新产生感激和忠诚。《希伯来书》的作者将耶稣视为一位大祭司，这使他与许多正典同辈不同，在正典中，耶稣更多地被描绘成一位君王般的弥赛亚，而不是一位祭司般的弥赛亚。

然而，尽管弥赛亚国王大卫之子更为常见，但在整个第二圣殿时期，一些弥赛亚期望是围绕祭司形象发展起来的。这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二世纪早期大祭司制度的一些奇怪发展，特别是在塞琉古君主安条克四世统治下，正常的大祭司世系的断裂，当时大祭司崇拜者开始竞标并从外邦国王那里获得大祭司的职位。大部分犹太人对整个大祭司职位非常不满，他们开始希望未来的祭司能够正确执行任务，做祭司应该做的事情，而不是这些大祭司伪装者在犹大所做的事。

例如，在《死海古卷》中，我们发现，人们不仅希望以色列有一位弥赛亚，而且希望祭司亚伦有一位弥赛亚。库姆兰的居住地滋养了人们的期望，即上帝将恢复大卫的君主制，并将恢复撒督的祭司职位。其中一卷古卷的作者写道，这位未来的祭司将为他这一代人赎罪，并将被派往他所有子民的手中。

他的话语如同天上的话语，他的教导符合上帝的旨意。他的永恒太阳将闪耀，他的火焰将喷涌到地球的各个角落。它将照亮黑暗。黑暗将从地球上消失，深沉的黑暗将从干燥的土地上消失。

这些作者期望有一位祭司领袖，他的祭品能被上帝接受，他的教导能符合上帝的律法。古代世界对祭司弥赛亚的这种希望的最广泛见证之一再次来自《利未记》，特别是第 18 章。在利未记的结尾，我们读到，当主的报复降临到他们身上时，祭司职位就会失效。

然后主将兴起一位新祭司，主的一切话语都将向他启示。这位祭司将像太阳一样照耀大地。他将驱散天下一切黑暗。

从荣耀的殿堂，圣化将以慈父般的声音降临到他身上，就像亚伯拉罕降临到以撒身上一样。至高者的荣耀将降临到他身上。理解和圣化的精神将降临到他身上。

世世代代永无继任者。在他的祭司职位上，罪恶将终止。不法之民将停止他们的恶行。

正义之人将在他那里找到安息。他将打开天堂之门。他将除掉自亚当以来一直威胁的利剑。

他必赐生命树的果子给圣徒吃。圣洁的灵必临到他们身上。彼列（彼列就是撒但的别名）必被他捆绑。

我们可以发现，对弥赛亚祭司的期望与《利未记》等文本和《希伯来书》中的祭司基督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我们发现，人们期望上帝直接任命这位祭司。这位祭司将成为上帝圣言的可靠中介。

上帝会将这位祭司视为儿子。这位祭司将没有继任者。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希伯来书作者接下来所说的耶稣是永远的大祭司。

这位祭司将使罪恶停止。这位祭司将打开通往永恒王国的道路。利未的遗言用天堂的语言来表达这一点。

作者使用了天上的安息之地或天上的国度，甚至天上的至圣所等语言。他们也期望祭司弥赛亚能支持他依赖魔鬼的事业。在《利未记》中，这里称其为彼列。

尽管有这些相似之处，但差异同样值得注意。第二圣殿时期文本中的这些模型尚未暗示将在神圣领域的真正圣所中发挥作用的天上大祭司。祭司弥赛亚的代祷功能在这些文本中也毫无存在感。

当然，没有什么比弥赛亚祭司自我牺牲作为赎罪祭的想法更令人信服的了。在这些方面，希伯来书的作者表明自己是一位相当创新的人，他继承了犹太传统。希伯来书第 2 章第 5 至 18 节在几个重要方面为作者的修辞策略做出了贡献。

在这一部分中，他继续让听众关注耶稣。传道者希望听众看到耶稣，让他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牢记在心。作者还强调了听众面前的荣耀希望，因此支持他们继续忍受当前环境中明显缺乏的荣誉。

作者还开始详细阐述耶稣的自我奉献和牺牲给听众带来的好处。例如，听众从对死亡的恐惧中解脱出来，耶稣适应了他的许多兄弟姐妹将要面对的各种考验，因此他可以成为他们更有效的调解人。这样做的结果是，继续以感激和忠诚的态度与耶稣保持一致应该让听众铭记这是唯一高尚的前进之路。

作者还试图让听众明白，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在邻居试图破坏他们的承诺时保持坚定。最特别的是，他们有上帝儿子的持续帮助，只要他们依靠他，相信他有能力帮助他们，他就会装备他们忍受和克服任何诱惑。希伯来书的这一部分还继续谈到特殊的挑战，并对我们的门徒之路做出永久的贡献。

它挑战我们，要我们对那位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在的人保持信心，正如我们在耶稣身上看到的一样。如果我们能领会作者的讯息，即耶稣所忍受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利益、为了我们的缘故，那么无论遇到什么困难、考验或磨难，对他保持信心就成为我们唯一高尚的行动。作者还提醒我们，无论我们遇到什么诱惑或考验，耶稣都是随时的帮助，可以给予我们所需的一切，让我们安然度过诱惑或考验。

很多时候，当我们受到诱惑时，我认为主要受到我们自己的欲望或驱动力的诱惑，偏离上帝为我们安排的道路，很多时候，我们不会把耶稣带入这种诱惑的境地。很多时候，当我们受到考验时，我指的考验是那些不是我们内心的东西而是我们外面的东西在给我们施加压力，试图迫使我们适应世界为我们选择的道路的情况，很多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未能把耶稣带入这种境地。正如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他的会众，耶稣的存在以及他为那些在精神上成为亚伯拉罕后裔的人提供帮助的能力一样，作者也会对我们讲话，敦促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养成奔向施恩宝座的习惯，并在那一刻向耶稣祈祷，邀请他进来，这样他就可以在我们受到考验或诱惑的情况下提升我们，让我们重新关注前进的道路，并通过他的存在和他的榜样提醒我们通往持久的完整和荣誉的道路，这永远是服从上帝的道路，无论这意味着自我否定还是在外部压力面前坚持不懈。

作者还挑战我们去体验摆脱对死亡的恐惧意味着什么。对死亡的恐惧会破坏人类面对外部胁迫或任何威胁失去或更糟的事情时的勇气。对死亡的恐惧使人们在面对不公正时胆怯，无论是亲身经历还是目睹。

对死亡的恐惧颠覆了我们致力于上帝召唤我们进入的生活的承诺，让我们认为我们需要越来越为今生和今生的事物而活，因为今生终有终结，终结之后将是未知的，甚至可能一无所有。对死亡的恐惧最终会驱使我们以不正常的方式试图确保我们的生命，试图确保某种永恒感，因为我们始终觉得，我们即将消亡或被虚无所消亡。对死亡的恐惧可以驱使我们取得超乎寻常的成就，可以驱使我们努力为自己积累财富，为自己积累宝藏，这些财富成为一种抵御死亡的保护，可以隔绝任何欲望或需求。

当我们试图控制生活并远离混乱时，死亡会驱使我们产生强迫和控制行为。在所有这些方面，对死亡的恐惧都颠覆了上帝对人类的意图。在耶稣将他的追随者从对死亡的恐惧中解放出来的宣言中，作者挑战我们去发现我们的计划会变成什么样子，如果我们真正相信死亡不是我们存在的全部和终结，如果我们最终的命运不是这种物质创造，我们的人生会变成什么样子。

如果我们坚持超越死亡，坚持复活的承诺，并听从上帝爱正义、憎恨不法的号召，我们将有极大的力量在今生为上帝的价值观和上帝的愿景而奋斗，即使面临巨大的个人损失和反对。这种对世界的定位也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生命线，让我们可以从自我防御死亡的纠缠陷阱中解脱出来，让我们不再服务于自己的恐惧和不安全感，而是服务于一个不同的、更伟大的、以上帝为中心的议程。